

村上Radio



爱吃沙拉 的狮子

村上春树 著
大桥步 图

爱吃沙拉的狮子 · 村上Radio

〔日〕村上春树 著

施小炜 译

〔日〕大桥步 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爱吃沙拉的狮子: 村上Radio / [日] 村上春树著;
[日] 大桥步图; 施小炜译. —海口: 南海出版公司, 2015. 6
ISBN 978-7-5442-7754-9

I. ①爱… II. ①村…②大…③施… III. ①随笔—
作品集—日本—现代 IV. ①I313.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73267号

爱吃沙拉的狮子·村上Radio

[日] 村上春树 著

[日] 大桥步 图

施小炜 译

出 版 南海出版公司 (0898)66568511
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发 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
电话(010)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翟明明 刘恩凡
装帧设计 金山
内文制作 田晓波

印 刷 北京天宇万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毫米×1168毫米 1/32
印 张 7
字 数 136千
版 次 2015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7月第2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2-7754-9
定 价 39.00元

版权所有。未经书面许可，不得转载、复制、翻印。违者必究。

目 录

前言	1
忘不了，记不住	5
只见过牛头梗犬	9
纵然爱已消亡	13
要做个真正的男子汉	17
歌剧演员的暹罗猫	21
等着上断头台	25
做西式煎蛋卷	29
到法院去！	33
想吃超级沙拉	37
献欲手册	41
无聊得要死的交谈	45
小费难	49
不知道，不明白	53
美泉宫动物园的狮子	57
一听到这支曲子	61
我喜欢的包	65

啊呀好为难，呃呃该咋办	69
姑且在写小说	73
赠人礼物者，受人礼物者	77
听不听爵士？	81
做占卜师的短暂生涯	85
有蓝带啤酒的风景	89
沁入岩石中	93
所谓新宿站装置	97
对不起啦，路德维希	101
快乐的铁人三项	105
走，旅行去！	109
踏踏地走过秋天	113
是吗，很不顺利嘛	117
用自己的身体做实验的人们	121
多姿多彩的编辑们	125
当我死去时	129
众目睽睽之下	133
午睡达人	137
蒙克听到的	141

狗若乱溜达……	145
半杯水	149
第二就不行吗?	153
给猫儿起名字	157
您不爱说话吗?	161
是说爱欲之根吗	165
高处是我的弱项	169
像个穷光蛋?	173
荒唐的距离,糟透了的路	177
边等红灯边刷牙	181
唯独这样的死法……	185
在华盛顿的宾馆里	189
在想象中看到的東西	193
湿地板滑	197
糟糕的事,悲惨的事	201
最好吃的番茄	205
椰子树的问题	209
后记(大桥步)	213

前言

本书中收录的文字，除了一篇以外，都是为杂志《an·an》的随笔专栏写下的东西。将一年间在杂志上连载的文字（约五十篇）结集，差不多就可以自然而然地形成一本书。这是该系列的第三本。

为什么是《an·an》？为何非《an·an》不可？时常有人这样问，因为我这二十多年来从未在其他杂志上写过随笔连载。但遇上这样开门见山的提问，其实我也不知道该如何作答，尴尬得很。为什么是《an·an》，老实说我也不甚明白，只能说上一句：“呃，这个嘛，反正是有种种缘由啦……”然而，其实也没有堪称缘由的东西。

但别人大惑不解的心情，我也不是不能理解。因为《an·an》

的读者当然多半是年轻女性，而我当然是一位大叔度相当高的大叔，两者（理应）几乎不该有共通的话题，是不是？

然而某一刻，我骤然意识到只消横下心来，索性认命即可：“反正不会有啥共通的话题。”这样写起来反倒轻松自如。别去琢磨对方是如何想的，只管从心所愿，痛痛快快地写自己想写的东西，写自己觉得有趣的事情，不就得了吗？不如说，我能做的也别无其他了。于是就有了干脆利落地转变心态的精神。

另一方面，假如像我这样的大叔，在面向大叔级读者的杂志上撰写随笔专栏，势必会有意识地去写些“大叔属性”的东西。在这层意义上，《an·an》对我来说，倒不失为一种怡然自得的工作环境。

至于《an.an》的读者如何看待我写的东西，我就不太清楚了。假如她们觉得“这位大叔写的东西既难懂又无聊，简直是浪费纸张嘛”，那么，我就借这里向她们道一声歉。我自己倒是写得既有趣又开心。对不起啦。

回想起来，在我二十岁的时候，家里总是堆满了《an·an》、《平凡 PUNCH》之类的杂志。那时我当然还很年轻，头发也留得长长的，想都没想过有朝一日自己也会变成一位大叔。而大桥步女士当时在为《平凡 PUNCH》画封面，在《an·an》上写随笔。就是在这样一本杂志上，不知何时，我居然也写起随笔连载来，还请大桥女士绘制插图，真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总而言之，每个星期能和大桥女士合作，我觉得是莫大的荣幸，甚至觉得上年纪也未必是坏事。当然，世间的事也不总像这样好运连连。

对容许我怡然自乐地续写这个专栏的《an·an》编辑部诸位，还有恐怕是勉强宽容这种续写的读者诸君，表示深深的感谢。

村上春树

忘不了，记不住

写这样的连载，常常会有人问：“一个星期接着一个星期，你可真有东西写啊。就不会话题枯竭、陷入窘境吗？”

对我而言，基本没有题材不够用的问题。因为在开始连载前，我会准备好五十来个话题，从中随意挑选一个，“这次就是它啦！”提笔便写。当然，日常生活中还会自然而然地产生新的话题，再把它们加进一览表里。所以，我不记得有过“哎呀，这个礼拜写啥好呢”之类的烦恼。

只是不知何故，我往往都是上床之后，将要入睡之前，才想到“啊，这个也得写一写”的新话题。这成了一个小小的问题。

当然，一想到便赶紧拿笔记下来就万事大吉了，可我不是昏昏欲睡吗？（辗转难眠的夜晚对我来说，简直就像爱吃沙拉的

狮子一样罕见。)枕边也没放纸笔之类，只好作罢倒头便睡。第二天早晨一觉醒来，早已把打算写的内容忘得一干二净。只是依稀记得“睡觉前好像想到什么东西来着”，记忆却深深陷入了软绵绵的泥沼。有些东西直到三个月后才想起是什么，也有些东西再也想不起来，至今仍然深埋在泥沼里。


我有点不明所以：为何偏偏是在入睡前想到这些素材呢？不单是随笔，心想“嗯，这个要写进小说里”的东西，也常常消失得无影无踪。要是将这些埋没的灵感全部收集起来，只怕能独立成册，弄出一本书来呢。

法国作曲家柏辽兹曾在梦中创作出一支交响乐。早晨醒来时，居然连第一乐章的细节都记起来了。会心之作呀，他心想。真厉害，睡梦中居然都能作曲。“好极了！趁这会儿还记得，赶紧把它写下来。”他立刻坐到桌前，唰唰地开始写乐谱。可就在这时，柏辽兹忽然想到一件事。他的夫人此时正身患重病，需要大笔治疗费用。他只好替杂志撰写评论赚取稿费。一旦写起交响乐来，就得花上许多时间才能写完，其间还不能分心旁骛，也就无法支付医药费了。

他只得眼泪汪汪地打算忘掉那支交响乐，然而旋律却萦绕脑际久久不去。尽管如此，他还是硬下心肠，拼命要忘掉。于是有一天，那音乐终于离他而去……就是这么个故事。真可惜

呀。就这样，柏辽兹的一部（大概是）杰作便永远从音乐史上消失了。

从精神卫生的角度来看，比起强迫自己忘却难以忘怀的记忆，像我这样想记住却忘得一干二净，或许才是无害的呢。当然，也不是说不管三七二十一，只消统统忘掉就万事大吉哟。

 本周的村上“高田马场 (Takadanobaba)”和“裸体大妈 (Hadakanobabâ)”很容易听混嘛。什么？没这回事？



只见过牛头梗犬

萨默塞特·毛姆的短篇小说中，有一个骗婚惯犯的故事。这是个专门在海滨疗养地诱惑老处女，重婚达十一次之多的家伙，为此还被送进了监狱。关于这家伙的外表，文中是这样描写的：

他用惆怅莫名的眼神望着自己的鞋子。这玩意儿也需要好好修理一番。他长着瘦削的长鼻子、淡蓝色的眼睛，是个干瘪的小个子。肤色很糟糕，满是皱纹，根本看不出多大年纪。既像是三十来岁，又像是六十来岁。这是个除了不引人注意，便没有值得一提之处的家伙。一个穷光蛋，这一点明白无误，不过衣着倒还算整洁。（龙口直太郎译）

这么一个寒酸潦倒的家伙，怎么能迷倒那么多女人呢？身为叙述者的作家百思不解，把这疑问说出口来。那家伙说道：女人的确迷恋仪表堂堂的男子，可一说到结婚，外貌之类就无所谓了。亏你还是个作家，根本就不懂女人嘛。想必是因为只娶过一个女人的缘故喽。一辈子“只见过牛头梗犬的话，怎么能算懂得狗呢”？

我也只娶过一个女人，算是个“只见过牛头梗犬”的蒙昧无知的人，却也脸皮颇厚，对广大女性有自己的一家之言。那就是“女人并不是有事想发火才发火，而是有时想发火才发火”。

男人发火时，来龙去脉基本都很清楚：因为如此这般，所以发火（姑且不问是否合适）。然而据我所见，女人多数情况下却不是这样。平日里也没怎么见她横眉立目，反倒是得过且过的事情，不凑巧赶上了发火期，她就会发火，而且是大发雷霆。就是俗语所说的“踩上地雷了”。

刚结婚那阵子，我根本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三番五次地经历种种折腾，我渐渐明白了个中缘由：“呵呵，原来是这么回事啊。”对方大光其火时，我只能严防死守，老老实实在充当沙袋。面对自然灾害，正面迎战是不会有胜算的。我就像一个聪明的水手，只管缩紧脑袋，心中想些不相干的事情，等待那蛮横

的台风过去。

风停后，再慢慢地抬起脑袋，小心观察周围的情况。断定事态已经告一段落，再回归自己平时的节奏，一边哼着小曲儿，该干啥还干啥。可过上一段时间，头顶上又暗云密布了：咦，情况不妙啊……

假如有人单刀直入，问道：这样周而复始之间，人生是否有所进步？那可就叫人尴尬喽。但不管怎样，我通过牛头梗犬学到了这种实用的智慧，才得以维持大致相安无事的共同生活。诸位肯定也在这么做……是不是？

 本周的村上 每次坐半藏门线，我就想一定得去一趟押上。那是个怎样的地方呀？